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滎陽外史集卷一至十

詳校官編修臣瞿槐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脈

校對官主事臣陳文樞

謄録監生臣朱上林

榮陽外史集　別集類五　明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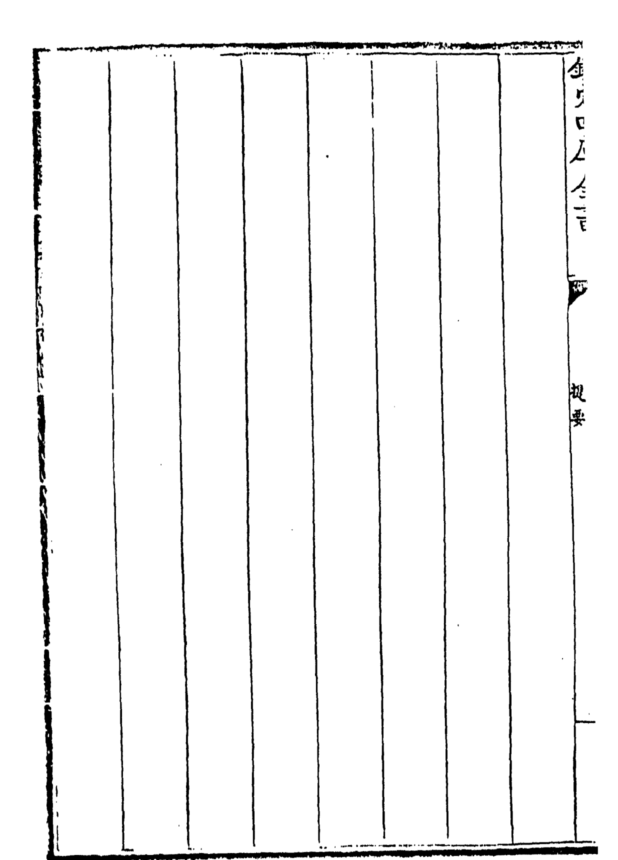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榮陽外史集一百卷明鄭真撰真字千之鄞縣人成化四明郡志稱其研窮六籍尤長于春秋吴澄嘗策以治道十二事皆經史之雋永真答之無凝滞洪武四年鄉試第一授臨淮縣教諭陞廣信府教授真與兄

駒弟鳳並以文學擅名真尤以古文著初與金華宋濂聲價相埒嘗與濂共作裘中著存堂記真文先成濂為之閣筆後濂致位通顯黼黻廟廊真偃蹇卑棲以學官沒世故聲華閴寂傳述者稀今觀所録不能與濂並鶩詞壇而義有根柢詞有軌度與濂實可肩隨未可以名位之升沈定文章之優劣也原集百卷明代已佚其三十卷今所存者亦多殘缺

失次訛不勝乙或至於不可句讀殆世不甚
傳故莫為是正其不全佚者幸耳今推驗文
句各為校定其必不可通者則仍原本録之
庶不失闕疑之義焉乾隆四十六年十月恭
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一

明　鄭真　撰

闕

滎陽外史集卷一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二

明　鄭真　撰

闕

滎陽外史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三

明　鄭真　撰

闕

滎陽外史集卷三

滎陽外史集卷四

明 鄭真 撰

闕

滎陽外史集卷四

滎陽外史集卷五

明　鄭真　撰

闕

滎陽外史集卷五

欽定四庫全書

滎陽外史集卷六

明 鄭真 撰

闕

滎陽外史集卷六

滎陽外史集卷七

明　鄭真　撰

記

聽竹軒記

姑蘇陳君仲良來居鳳陽之臨淮蕭散夷曠有林野之趣搆一室内列圖畫書史及古彝器等物外設崇欄環以奇石植竹數十本虛心勁節整比森密大者若幽人貞

士特立而不可屈撓小者若門人弟子恭肅而不可狎玩仲良葛巾野服宴坐其中披閱今古或時至夜分一氣孔神萬慮不作而凉颸時來竹之聲鏦鏦錚錚瓏瓏玲玲如鈞天廣樂交奏並作宮商調而律吕諧也如蓬萊列仙湘江帝子乘龍駟鳳珮玉鳴而珫璜擊也由是境與心融心與意會怡然渙然有不知其所以然者乃扁其室曰聽竹軒云夫大鈞播物坱圠無垠因所植而形生焉因所觸而聲生焉聲之發也入乎耳警乎心徐

而察之其聲何如哉萬化本乎一理而萬理會於一心竹之動而靜以聽之生物之情於是見矣托興之士所謂聲與靜相宜者葢在於此豈但清風故人想像於彷彿間也耶嗚呼若仲良者其觀物察理者歟雖然至人遺物獨與道俱仲良學道者也一齋坐忘形泯迹化彼吹萬不同有若天籟地籟者固已相忘於無何有之鄉矣竹聲云乎哉予家東海上萬竹林立耳存目注清思如洗時異事殊蕪廢不治久矣及來濠梁與仲良所居

為近每促膝過從舊夢為醒庶幾朝夕問竹之平安以及其人聽竹之聲以妙悟於無聲不亦可乎哉

梅雪山房記

壽州蒙城縣主簿林君孔嘉士賓廣西人也年三十餘神氣清瑩襟懷疏爽早以才調見知名公鉅卿得為廣西行省行人進退周折必以規矩而應對從容舉措閒雅行李使命之重不違其時嘗度庾嶺時固陰沍寒見梅已著花而大雪盈尺山川林壑遠近一色徘徊凝佇喟

然嘆曰天下之物有如梅雪之清而白者乎猥以不才服勞於公清白之操慎終如始其殆庶幾哉於是扁所居曰梅雪山房寢處笑語朝斯夕斯既調官壽陽仍以舊扁揭之介鄉友亳縣簿葉君伯興求文以記夫士之托興於物者非私所嗜而溺所好也用以比德焉爾桃李之卉之華而夭艷無取霜雹積陰所致而變異或臻士君子所貴重者梅與雪而已夫梅不徒清也歲寒之孤芬有以堅所守也雪不徒白也陽春之寡和有以勵

所學也昔之名哲有若何遜宋璟林逋蘇武袁安之流或以梅或以雪抒幽發興極其所至以砥礪名節天下後世固有聞風興起者矣士賓南海之英名在宦籍而芳香自珍光潔有耀澹澹乎靜且幽而穢不得入也凜凜乎凝且重而塵氛不得雜也嗚呼其非托物之君子哉且夫俗尚不同人品或異知愚賢不肖不能以相一也然而人之生也眇然一身萬物皆備反身而誠樂莫大焉梅雪云乎哉而世之重功名崇道德者猶以調

商鼎之梅立程門之雪為當時美談不識士賓嘗用意於斯否耶予忝教臨淮于今有年異日或得以公事道過壽陽造其所居聞所聞而見所見斯可乎記之

乾坤一草亭記

姑蘇吴庠孟周謫于濠水之上相地一區空濶高爽斬木誅茅構為一亭簷牙軒翥階級静深虚其牖以資憑覽崇其徑以通出入外不設藩籬内不施帷幃琴樽書史度置左右孟周游息其中仰高俯深乾端坤倪開豁

呈露心有所悟物亦隨之因題曰乾坤一草亭云人有訝之者曰乾坤至大也草亭至微也以草亭而繫諸乾坤毋乃管窺蠡測不知量者耶孟周曰此以跡言者也乾坤之道大不能外小莫能違乾坤誠大矣吾從而觀之則乾坤皆在吾草亭之内吾不知其孰為大孰為小也寓形宇内與乾坤上下相為流通而萬事萬變皆得以傲睨而從容焉謂之乾坤一草亭不亦可哉予聞而解之曰孟周其學聖門者歟夫乾天之道也坤地之道

也乾言健而坤言順也乾坤之大周髀不能測章亥不能步也草亭之在乾坤何啻滄海一粟哉孟周朝夕其中觀夫二儀之運四時之行日月星辰之耀風雨露雷之變山岳之峙河海之流其理之所以然必有合於心之所同然者矣且人與天地參者也天地之心即吾之心天地一太極吾心亦一太極也天地無有限量吾心亦無限量也囿乎方寸之中而極乎六合之內靜而與乾坤同其體也動而與乾坤同其用也大而裁成輔相小而

人倫日用何莫非乾坤之所為哉是故由乾坤而視草亭草亭實乾坤之一物由草亭而視乾坤則乾坤亦草亭一物爾物我兩忘顯微無間非知道之君子其孰能與於斯且夫乾坤莫外於易居室之宜取諸大壯乾坤之理已存於中矣然而一亭之微不如萬間之盛簡陋儉朴非有雕刻粉飾之富而君子有取於孟周者豈非以天地萬物之理萃其心歟昔臨川吳文正公作草屋數間而題其牖曰抱膝梁父吟浩歌出師表程公雪樓扁之曰

草廬蓋以孔明期之也公既登金門上玉堂著書立言以道德文章自任學者稱爲草廬先生其名實之允稱矣孟周其迪光前烈也哉孟周謝曰先生之望我至矣譪焉末學其能底於是也耶予嘉其言讓而有禮也記諸亭上而去

梅堂記

東南多奇葩異卉求其鐵心石腸淩厲於風霜雪月間莫梅若也是以君子比德焉書稱若作和羹用汝作鹽

梅其取譬精矣後世名臣貞士若何遜宋王林逋之流模寫而形容之非夸大其詞以炫耀流俗也葢其心意所適有至理存焉乃若堂搆基圖祖孫相繼手植所存恭敬弗怠亦足以覿世澤之深厚永久矣鳳陽府壽州儒學正濬先生懷王世為三山閥閱葢宋太師河南鄭王美之後由鄭王而下栽豸臺端相繼號四葉中丞傳及數世曰徽曰衎者在祥符間聯登進士第有司號其鄉曰二難里曰同榮又傳及十有八世諱繼賢字彥能

號梅堂處士者則懷王先大父也處士生於咸淳末年入元以先世為宋顯官杜門求志不嗜仕進嘗築堂三水上而對礱石山控引形勝種梅百本巾屨逍遥吟咏自適今去處士數十年根深本固而梅堂故無恙縉紳之士過其下者為之徘徊顧瞻而不忍去想夫晚節歳寒萬木僵仆正人心永保貞固之時也而梅作其花皜素呈露固有以見陽春之澤無有間斷寧息矣天日卓午鳥語風微傳盃索笑芳馨静幽天地造化之心於是

乎在矣梅乎梅乎處士其有得於玆乎懷王以處士嫡孫之賢封而殖之升堂肅躬顧盼流睞靈游燕娛錫玆祉福其可量哉唐李德裕自著平泉記以為壞一草一木非吾子孫況祖考神明道德之所在者乎然則保有先澤與其家相為無窮在懷王有不容辭矣予家居四明去閩中為遠每從縉紳論東南文獻故家於處士每想其風範而以生晚不及親炙為恨今越在淮海與懷王同在斯文安得摳衣上堂心領神會於暗香踈影間

耶是為記

竹林庵記

永嘉金氏代為儒族其始祖寧甫氏在宋時自閩之赤岸來居平陽金洲以積善有名所居東南厥地爽塏野水分流林麓掩映遙山迤邐起伏如龍虎如象如龜如鼈如琴如几如珠如印皆在遠近數十里間以胄楊之學揆之信為風氣所聚由是增土為壠瀦水為沼環以松栢雜以荷芰清飈徐來香氣蓊勃仰高俯深孔樂斯土以

定以寖是為始祖之藏爾来二百餘年矣元至正末所在搆兵郡將繕修城郭士卒樵採不禁合抱之木為所伐者八九金氏有谷汶父者聚族謀曰斤斧之禍乃至此乎衆心為動相與出資財賂之得還故物遂命族人伯賢督工搆屋三楹列為兩廡外置庖湢旁儲祭器深廣高下悉如其度别置田若干畒以供祭祀歲時殷薦家聚族於斯鄉縉紳大老嘆羡稱慕以金氏不乏人焉以其地多竹扁之曰竹林庵云洪武十三年夏四月谷

汶之子壽以俊選為國學生試藝高等授鳳陽府兗州固始縣主簿以其家君命來求為記予惟禮莫重於親親尊祖所以重本親親之至也谷汶其知所本者哉周禮家人凡祭為尸漢制定為上陵食舉之儀下至公侯士大夫家皆得有事於墓墓也者體魄之所藏也墓之有祭尚矣然非有棟宇之制其何以肅位奠之誠哉且墓必樹木種木者期之於百年之前用之於百年之後谷汶念其始祖之手植在我後人培而植之而不忍用之也

然而事變之來勢莫能遏幸而購得於軍旅摧挫之餘擇其禮之宜事之可者行之亦足以慰始祖之神矣矧夫華構翬飛林泉美觀靈游宴喜者哉想夫霜露之交少長咸在自谷汶一身觀之有伯叔諸父焉有子姓羣從焉樽罍酒醴之馨俎豆菓蔌之薦潔盥興俯其中儀式精神血氣之交肸蠁幽冥之格固有如見其笑貌聞其容聲者矣享事既徹飲福薦胙或有倡言於衆者曰祖宗餘慶庶其在此詩書禮義之遺堂構菑播之責其保

有弗墜矣至於患難貧賤有背禮廢恩者乎彝倫日用有見利忘義者乎聞者惕然懼聳然悟黽勉用力不辱其先矣此固谷汶之志也豈徒謂萬竹之林立以為一日游觀之樂哉昔者詩人作淇澳之詩美衛武公先師子曾子賛以為盛德至善民不能忘金氏以竹林名庵慨思先德信乎其不能忘矣子子孫孫弗替引之其不在茲耶予忝同渊産興教淮山間金洲之勝為向慕與起媿日幸得一至其處詠歌猗猗之間亦云幸矣姑為

之記以遺壽使刻之山中以傳之壽清修俊邁種學績文見用於時如木向榮金氏始祖之澤殆未艾也

蘭亭記

草之種類不一惟蘭以國香見珍易言同心之言其臭如蘭春秋傳言夢蘭離騷言紉秋蘭以為佩夫其一草之微見於經傳若此得非芳香修潔類君子之德乎自世好不明薰蕕莫辨珍蕭艾而薋菉葹者天下皆是也其孰有重夫蘭者哉君子則不然於其先世之所好者

培而植之先世之德斯在矣豈徒採芳挹馨以資耳目之娛哉鳳陽府賴州學正括蒼葉先生主善老成問學之士也其先在宋時有名賀孫字味道號西山謚文修者官至殿講以考亭高第著書立言道德聞望稱於一時至其先大父肥遯先生當宋革命時手植崇蘭號所居曰蘭室下帷講授學者多出其門後五十年而主善克承厥志仍以舊扁揭之梁間後進之士過其下者如見肥遯主善既來頼陽求予為文記之夫前人之靈在

天其芳馨之德固已被之人人矣後之人不嗣而承之則前人之德亦將湮昧而不明矣譬如蘭焉自根而莖而葉森然而倩秀鬱然而芳茂雨露之滋以生以息薰蒸秀徹芬芳至今而不絕庶幾其德之似矣然則主善其迪光前烈者哉世言與善人交如入芝蘭之室主善典教頻陽其以善淑諸人多矣況於周旋交際者哉異日名列縉紳升之蘭臺署之蘭省所以仰其風儀被其容接者奚止今日一室之内一席之間哉予家四明山中

嘗獨行崖谷間比蘭為貞人逸士躊躇眷戀至不能去聞有生於海上普陀山者尤芳酷可愛每使人涉險求之不啻金玉也今越在淮海蕪荒茅塞其能忘情於中耶安得與主善從容是室之下汎九畹之光風作猗蘭操授琴鼓之發懷古之一慨哉姑書以為之記

萍軒記

水草之産非一獨萍也泛然無根著豈造物者之偏也

耶世之君子去鄉里遠親戚者每取以自況其心之所適意之所得胡可以淺近觀哉姜君孟起好古博雅士也少家越之新昌侍其父羽儀先生遊吳為東南都會聲明文物之盛耳聞目覩者不可勝紀矣際今聖運遭家多艱自吳中來鳳陽懷遠卜居荊山之麓覆茅縛竹為燕息之所扁曰萍軒予嘗過焉求其所謂萍者無有孟起謝曰吾年四十餘去家二千里由越而吳而楚徘徊展轉若浮萍隨波上下而莫適所止也夫君子素其

位而行不願乎其外吾萍梗之蹤得此以寄其身之所安足矣去住天也何敢必哉惟静以俟之耳以萍而辱吾軒自吾之出處言之非有半池一水浮青點紫可以憑欄檻而縱心目也予應之曰子可謂托物君子矣夫寓物而不拘於物士君子所以樂其天也屈平之於蘭淵明之於菊濂溪之於蓮豈直以芬芳艷麗之為哉葢其物理之適與造化相為流通爾萍雖微物亦氣化使然者即其飄蕩留連隨所在而克遂夫生生之妙殆有

若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觀物察理者寧不有得於茲
乎乃若心融意會物我兩忘視夫天地上下皆我室我
闥也曾何根蔕之有此固孟起命名之意而世徒欲以
形迹求之不亦過哉予家四明越在海上亦泛萍者也
與孟起相遇於淛産為同鄉於斯文為同志論辨往
復亦足以釋羇旅之懷矣異日幸涉江東歸或得萍實
獻諸是軒之下孟起剖而食之其甘如蜜斯有以信吾
昔者先聖所言矣因書以為記軒在荆山為楚卞和得

玉處南則塗山大禹朝諸侯之地其下長淮直走東海

云

拙守齋記

四明王先生漢章卜居舜江上扁其齋居曰拙守前天台劉公羽庭著記而信安汪公闕　會稽楊公鐵崖或述之賛或勒之銘於拙守之義無餘藴矣先生佩服其言端居静念朝夕經史且取曾伯祖尚書公曾祖常博公遺書手澤玩誦而肄習之於性理之微文章之懿典故

之詳莫不究其源委訂其指歸凡世之華采相勝巧僞相傾譸張變幻以墮名敗節辱先喪家者視之若浮雲然際今聖朝有司彊薦起之入京師兩以母老辭歸洪武初年以博學名試既中選力辭歸養明年復召覆試得知英山縣事既到任以舊扁揭之楣閭士大夫過者謂之曰公今有民社之寄簿書期會將奔走不暇顧欲以拙守之不亦踈乎先生曰巧而能爲不若拙而能守吾天性本拙將守之終身矣催科刑政涖官臨民

以拙守之民苟如吾之拙寧有犯禮非義之患哉吾幸以拙守其先澤得至於此頼天之靈獲歸丘壠保其遺緒全真養素以終吾天年斯亦不媿夫拙矣予聞而韙之曰是其得守身之本者哉昔者南軒張子曰士病於不拙也久矣而考亭朱夫子亦曰拙者順其理而不去也拙之時義大矣拙之守道之守也可舍而他哉先生之守也非有田園第宅之守也亦非有金玉寶貨車馬服乘之守也從容乎仁義涵咏夫道德循其自然之正

安乎固有之天使累世文獻引而不替豈非古君子之用心哉乃使學優而仕將使百里之内淳古敦朴躋乎仁壽之域如無懷葛天氏之民焉斯有以見其所養所存矣且夫聖門之學曾參以魯得之王氏詩書之傳先生守之以拙庶幾於參之魯乎抑聞之博學名科古以待天下異聞之士宋寶祐開慶間尚書公常博公兄弟繼登是科世以麟鳳目之常博公早世惟尚書公巋然為館閣冠冕尚書公厚齋先生也自尚書公四傳至

先生復以博學出宰畿邑斯固拙守之明效也使得進司綸綍如公登兩制三字之選表章儀法如公在夕卿宗伯之列據事直書如公之於實録起居直詞正色如公與二三執政論事大廷名遂身退如公之著書滿家傳之天下後世斯所謂繩祖之武者矣拙守云乎哉念予懵學無聞其於自守葢漢陰抱瓮之具拙於所用不免爲浮俗所誚然與先生有同鄉親契之厚庶幾志同道合焉者故爲著其說如此用以誌期望之私云漢章答云承著

拙守記丈尤深感佩至舟中細玩中間論議抑揚發明拙守二字無餘藴誠佳作也且博學一科古以待天下名士旭忝竊是科非獨有愧於古人抑深有愧於先公而又愧於當世斯文多矣復承録示遂初老人志銘中間叙事及荅文清公濂洛關閩之語似非老聃之輩直理吉氏家傳誠史筆也使當時史遷見之亦必低首許與

滎陽外史集卷七

滎陽外史集卷八

明　鄭真　撰

記

豫齋記

忠翊校尉漕運慶紹所千户韓侯將名其齋居之室取連山易筮之得雷出地之兆筮史曰吉是其繇曰茫茫堪輿至陽發舒君子得之利厥攸居動無不順佚樂舒

徐悠哉優哉造化與俱斯其為豫之義矣乎於是以豫名齋而屬記於予予謂聖人作易以前民用有象焉有占焉俟以象占而定居室之宜其有得於聖人作易之旨哉予嘗讀四聖之易而以連山參之則知造化之理載諸簡册者一而已矣豫者安和悅樂之名豫之為卦上震下坤一陽居四而五陰隨之有豫説之義焉俟之於是齋也温清之暇終日宴坐心念澄默得夫坤之静者也及其事為之際則發奮果毅期於必行是又得夫震之

動者也靜而動動而順順而成其為豫何如哉雖然豫固以說為義矣然溺於驕肆則鳴豫而致凶失於中正則盱豫而有悔之二者侯固無是矣其尚慎其誠矣乎九四之爻辭曰勿疑朋盍簪蓋以至誠不疑則同類合而從之其為豫蓋無大於此者然則侯之齋居蓋不特為一己之豫而已其必將由己而致天下於豫者乎以是觀之筵者之言於是為有徵矣連山之易豈欺我哉

侯名闕字闕昔受知於今丞相康里公以千夫長戍于

甌粤閩遂以功陞讀書有文章㓜嘗受易於鄉先生駱君伯善先天之學心傳面命故予敢誦其所聞者以諗之是為記

方齋記

莆田吳先生義孚年五十餘龐厚老成學貫經史而尤邃於書隱居深山中杜門立言以自見迺洪武壬子有司敦迫就試閩省遂領薦書計偕春官中書省臣議以中都興龍之地教職之重宜使進士為之於是先生來

為鳳陽府學教授既至日進諸生訓以性命道德之說退治一室寢席其中織蘆以為葢障架以橫板上下書史旁設几案置觴豆之屬外編竹為籬植叢菊數本客至對坐清晤有酒輒醉不吝也嘗曰茲室雖陋然審勢面陽位正而方正吾儒者居之且吾嘗以執方忤物而不變也將守此以終身焉於是扁以方齋而命真為記夫方者圓之對方圓規矩之器也天下之物舉不能違之然圓鑿方枘昔人固知其齟齬而難入矣況夫後世俗

尚之趨其有不喜圓而惡方者乎且夫士之處世不過言行動静四者而已隨時而圓轉之其有合於理者耶有人焉立心以正守道不回言行方也動静亦方也不偏焉不倚焉順理而行之功名富貴死生禍福不以為欣戚也君子之道孰有加於此哉先生累世科第有司嘗表其里曰桂籍宋時為太守者五人有萬石君之號曾大父琺由進士通守潮州北兵至守節死義大父請學上舍生值宋社移隱居不仕國清湖灌漑一郡淛省平

章烏瑪喇欲湮為田上舍慨然爭之累年湖得不廢雖時異事殊民至今稱之父柏字庭堅號石亭布衣儒素克守先業先生七歲失恃石亭令就外傅見其記誦喜而謂曰吾家詩書之澤其在兹乎不幸石亭即世先生年方十五有持家之責至二十有九厲志發憤師鄭先生獻可林先生學矩以及丁先生文遠學矩元進士知福清州岡孫之子文遠則其高弟也問學淵源蓋可見矣今以教席之尊任斯文之寄而所以自處者如此可

謂不負所學哉唐次山元公嘗作惠圓先生喜方而以名其齋居其何愧於古人也耶抑又有說焉易曰直方大不習无不利夫敬以直内義以方外君子所以法坤道也敬義既立德斯盛矣何假於習而後利哉先生取義於方其善於用易者耶真忝教於淮托在下執而亦以不能刓方爲圓見誚於衆先生獨咻噢之獎厲之葢志同道合有如此者屬筆紀事不敢以淺陋不文爲解先生其尚有以教之哉

約齋記

松江陳氏為巨家名族自其先世嘗以好義稱於鄉里名布字孟敷者年幾四十清愼修謹而種學績文不倦不怠早嘗受易於嘉禾鮑先生仲孚洪武六年以儒士徵試吏部中選授宿州儒學正宿為汴泗要衝自金宋以來為用武之地際今天下一統文教聿興而宿為中都畿甸孟敷講授之暇退歸所寓端居靜念人莫窺其際自題曰約齋云予嘗以使事過焉叩之曰子何以約

爲哉孟敷曰吾自志學時嘗欲推己及物斯文之過我者得用其情馬然事至物來必裁制品節而後可故字孟敷而以約名所居敷有廣博之義約有要束之義二者蓋相須也今因於羇旅所謂約者非向之約矣子應之曰是何傷哉亦足以見子之志矣夫守約而施博者善道也天下之事寧有約而失之者哉是故約之以禮約之見於行也博學而詳説之約之見於言也言必以約則有綱有要不泛然以無統行必以約則有規有矩

不侈然以自放約之時義大矣哉孟敷年壯力彊心存
惠濟交接應酬必以其禮而忠信篤敬見於日用常行
間殆易所謂納約自牖者耶乃今以教席之尊任斯道
之重將使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其於名教信非小補也
異日昇之館閣進諸廊廟將見學之所及德之所施大
有以慰夫民生者非徒簡儉窮約之謂也雖然君子之
德當論其世孟敷居家時嘗事其從父充之先生充之
亦明易學兩領鄉薦元至正末年張士誠據吳中分兵

畧地松江充之散家財聚義士與官軍相犄角及敵戰屢捷同里有背恩反噬者引敵兵為内應充之兵𭈾家燬僅以身免省憲交章論薦得授江浙提舉入聖朝知和州事歸老於家以辛予家海上時甞書其事比之辛讜成敗非所論也夫善善及其子孫況其節義之著足以裕夫後人者耶然則孟敷豈終約者哉併書以為記

常齋記

括蒼王景彰先生教諭懷遠縣學治其齋居之室以著

策筮之得易之恒筮者曰吉恒者常也久也常故能久久則悠遠矣且恒剛上而柔下雷風相與巽而動有恒久之義焉於是以常名齋而求記於予夫天下之理亦惟其常而已非其常則為怪為畢為變徒以駭耳目之觀聽奚可哉予不觀諸宇宙間乎日月星辰之運行山岳河海之流峙四時之行百物之生形形色色歷千萬年無有差繆不常而能之乎人於其中賢愚貴賤固有等差而彞倫日用之須修齊治平之要豈外乎是常者

哉書曰彰厥有常而子思子於中庸之庸以平常之理言之而張思叔座右銘亦曰常德必固持噫常之為義微矣哉景彰世為括蒼儒族而清謹好修力學不倦為古文歌詩皆典雅蔚贍可喜洪武壬子以文詞領浙江行省鄉貢進士薦書計偕京師選部將奏以官力辭不得遂領懷遠教職以去懷遠鳳陽屬邑塗山禹會之地兵燹以來學校之事有所未遑景彰既至而館舍蕭然在學子弟皆復業之家樵牧童豎迫於有司勉强應命

從師授業之誠無有也景彰曰吾惟盡其職焉耳晝夜
程督不見有不堪之色人以是敬憚之斯其有常之吉
士而得於易之恒者耶視夫好高立奇索隱行怪以釣
聲名取利祿者相去何遠哉雖然恒卦之九三爻辭曰
不恒其德或承之羞上六振恒凶所以深戒人不能固
守其常者國家文治大興菁莪樂育之盛前古莫及景
彰皐比之席已越三年將使久於其職以遂責成焉者無
以輕動為也傳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

譽髦斯士於景彰竊有望焉景彰曰筮之言信矣抑
或子之說其亦有以教我乎於是乎記之

樹德堂記

傳曰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德者人心所同得也而書言
樹德務滋者何哉夫樹德猶樹木也晉人謂十年之計
樹之以木百年之計樹之以德夫其堅固而不拔則盛
大而無窮德其可以不樹矣乎四明韓氏出自高陽有
字君㞐號妙心居士者由定海徙居郡城以勤儉致産

業天性孝友好善樂施尤向慕佛乘年六十有三而終有子二人長惟善次可善克承先志益大以振惟善有子二人長懋簡號節齋不樂仕進淛省兩以慶元幕長薦不為就次懋和號務齋由慶紹海運千户三轉至海道都漕運正萬户積階由忠翊校尉至奉議大夫奉議貴為三品有司奏當疏榮二代於是妙心贈中憲大夫追封高陽郡伯惟善封太中大夫高陽郡侯其職皆以海道都漕運萬户云聖運肇興懋和以閑良謫居汴梁

郡侯與長子懋簡力貢賦以奉有司嘗奉命旅朝京師拜伏奉天殿下面聞聖諭賜酒食以歸恩意醲渥夙興夜寐用圖報其萬一噫非樹德之極其至是乎予客居中都郡侯之孫名中字允倬以書來言曰韓氏世澤非一日矣先曾大父郡伯善慶之積大父郡侯導守以至於今若子及孫之盛先生有以知之先叔祖可善翁扁其堂曰樹德蔣先生德純者實為之記藐焉弱息無所肖似亦欲取以名其所居幸先生為執筆焉夫君子之

於人論其世而已論世者不於其人於其德德之樹也如甘棠之勿翦嘉樹之封植斯可矣使夫怠惰放棄弗樹弗藝蕪廢而茅塞焉至於雨露之養人事之不齊或偃以拔或撼以搖其能有所獲也哉若稽前史韓以國氏漢唐及宋為將相為牧守為名儒士大夫先後相望其年代之遠譜牒之殊不可攀援而彊合然泝源窮委所以興懷先哲垂裕後昆者可不思所以生息而蕃衍之乎昔端明蘇長公銘王氏之堂曰鬱鬱三槐為德之

符樹德之謂也夫樹木者常待其熟樹德者亦待其熟
木之熟德斯熟矣德之熟德其可勝用哉允傳氣貌清
修循循謹飭讀書工文辭溯妙心之傳已四世於是勿
替引之自根而榦自榦而枝而葉廣大高茂可幾矣傳
曰繩其祖武受天之祜於允傳切有望焉予既書其所
以以示鄱陽周先生克復先生曰某以先左丞玉雪
公使命淛東知鄞有韓氏久矣然微先生之文不足以
發之因用古篆法題諸篇端且扁其額揭諸楣間

云

慎獨齋記

國學生嚴陵王以寧奉上旨賜襲分教中都之屬邑之臨淮邑大夫樂侯瓚命父老考古者黨庠閭塾之制為之建學率子弟二十餘人事之以寧朝夕講授不倦既閉門不與物接端居靜念深有得於先師曾子子思慎獨之説喟然嘆曰至矣哉聖門傳心之要也信矣哉理欲善惡之幾也可不思所以用力哉因以慎獨名其齋

居而求予著記昔者儒先之論詳矣嘗試以其說身體之平居暇日燕坐寂然默心會意湛然如太空明鏡天下之物不足以動之而其好善惡惡之誠存養省察之實固已默具於中矣或者事機之來勢會之乘一念之發或有不謹而幽暗隱微之間少不致察焉則不免於自欺之蔽而其離道也不既甚乎是雖人所不知而其手指目視亦不可掩矣以是而曰吾將以慎其獨也緊孰信之哉今以寧之居是齋也扁焉而朝夕觀焉則其過

人欲存天理誠中而形外者不徒一時為然而時時皆然則不必乎不睹不聞而始有所謹矣精義入神氣象具見小而掃洒應對外而出門使民大而天德王道之純亦不已功用所及言語云乎哉詩曰潛雖伏矣亦孔之昭獨之不可不慎也如是夫子嘗有言曰世之學柳下惠者未有若魯獨居之男子而後世亦有借此以明慎獨者以寧氣溫貌恭在鄉黨循蹈規矩入成均以明經中高選博士先生稱之是固能心晉思之心於數千

百載之上矣豈止魯男子之學柳下惠者耶予家東海上竭竭而來塊然獨居虀鹽薪水朝不繼夕而清苦自甘于今三年竊嘗儗古盤盂之戒書其辭於室壁曰慎厥止汔小愒相在屋漏尚不愧書於枕席曰夢寐處罔或愆明靈司之肸幽玄書于户牖曰仁為樞義為閾敬爾威儀慎出入烏乎茲言予其勉旃此皆慎獨之要也因書以遺以寧庶幾相與警惕以無負名教矣乎以寧齋居在清流門水簾洞南昔傳有蜀卒自青城山來訪

求水簾先生者益古仙遺跡云併書以為記

自省齋記

真年十餘歲時挾册侍先處州教授側先教授謂真曰志士之為學當有其要為學之要其惟自省矣乎昔之日孔聖之道傳之曾子三省之功不以一日廢也今去聖門數千百載其能有學曾子之學者乎嗚呼汝勉之哉真服膺先訓至今凡三十年然而一日之間事至物來是非取舍忤於理者多矣反而求之其能不愧矣乎洪武

六年夏五月忝以浙江進士與教于中都畿邑而天台吳叔祥氏以謫居密邇嘗過而訪焉叔祥方以講授爲業草齋數椽僅庇風雨丱角之童斂侍林立叔祥端坐其中起而迎之如舊相識從容言曰鴆毒生於宴安德業成於憂患古之人未嘗不致謹焉往吾自東海上來居濠梁計其道途所經餘二千里魚鳥與東海鄰飢渴頓踣者數矣今幸而就衽席之安得與二三子朝斯夕斯以從事簡册者斯文之幸也其有所惕厲矣子因以

自省名齋子其有以教我哉真聞而有感焉竊意叔祥庶幾有意於學曾子也夫人所以立於天地間而為萬物之靈者以有是心也心之在人謂之有物則不可以形像求謂之無物則其日用常行亦無非心之所為而已一念之間善則交修過勿憚改審乎天理人欲之判圓乎流行賦予之中斯其為自省之道矣哉叔祥南冠之士北來于茲悄焉羇旅常情匪堪顧方以反身修己為進德入道之域其志行不可尚矣夫濠梁國家興王

之地賢才之所聚車馳輻輳叔祥志學如是有司固將轉而上聞矣真老病騃尋簡編荒落而趨庭日遠無從是正方將與叔祥究竟曾子之學殆恐公車之名敦迫上道非老生所能挽留也

立志齋記

鳳陽府學楚生闞家居中都之道門前望獨山後睨長淮城郭之高大宫闕之壯麗一寓目而盡得之予與教授莆田吳先生義孚同在斯文嘗以公府期會往來二

十里間過其廬為之憩息生之父谷石翁謹慤篤實而尤切於教子出酒饌相勞苦先生謂予曰吾忝教職無補事功弟子員若生其幾乎號其齋居曰立志俾予記之夫士之生以桑弧蓬矢射天地四方示夫志之所向也自髫而童童而冠有成人之道焉成人之道非立志不可也志之立則事必成功必遂不爾其不至於頹墮而委棄者幾希且生不覿諸射乎張爾弓挾爾矢彀滿而發不至於中的不止也生之立志如射之志的斯可

矣常存於平居無事之中不離乎困窮患難之際夙興夜寐弗忘也安榮順適弗墮也志茍立矣則自格物窮理處事接物以至於齊家治國平天下無所往而不得矣孔子十五志於學又曰志於道而孟子亦曰持其志生知亞聖之資猶若是況學者乎生清修明敏讀書解義音吐清暢學為詞章亦時有可觀者以是日求其未至其於道也孰禦國家誕興文治以諸生進者不次超擢為御史為部郎為郡守為承宣布政使者先後相望

生既有志於學異日進之朝廷所以烜衣冠之華耀襲簪組之光榮者其不權輿於此乎詩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生其勉乎哉予不敏不文輒因吳先生之言而為記之

不貳庵記

同郡周舜言氏隱居城東偏一室數楹窻明户虚陽先交映外有山石高一二丈許若戈鋋搜疏玲然瓏然硶然呀然萃而聚之培以沙土植叢竹數十本間以幽葩

異草雅淡靜素芬芳清潔有林野之趣舜言屏絶人事挾策之暇靜居默念間以徵疾親岐黄之書既心定神完覺恍然自得者乃號為通一子而其所居曰不貳庵云以予有交義之厚求執筆為記作而言曰甚矣子之善於立名也夫一者數之始二者所以配夫一也一者奇而陽二者耦而陰天地生成之數也自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萬億及于無窮而卒歸於一也故天下之理一而已矣寧有貳乎哉子不觀諸天地間乎日月

星辰之運行陰陽寒暑之代謝山岳江海之凝聚流溢鳥獸草木之飛走生植與夫禮樂鬼神之輿器用度數之詳自然而然而不抑之使然者其非理之一也耶蓋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會一心故即諸物者即諸理可也即諸理者即諸心可也心即理理即心通乎理之一者由其心之一也通一則不貳不貳則不雜不虛偽不間斷如是則自吾身而推之家國天下事至物來皆一以貫之而無礙於其間矣是豈非善學者歟雖然一

也者誠也不貳所以誠也書曰善無常主協于克一所以言誠也而先儒朱子者著敬齋箴亦曰勿貳以二勿參以三亦即所以為誠也誠之時義大矣哉誠故不息不息則久久則專乎一矣專乎一則其不貳也可以終身矣尚務其誠矣舜言聞之謝曰先生之言良是哉佩服書紳可矣遂書以為記

去非軒記

同郡蔡景和氏年三十餘性資明敏儀矩潔修居于郡

城東北廂近鄭魏王故第王在宋時以甘盤舊學身相理宗端平之政號稱元祐今其園池廢為墟市而猶以鄭氏得名景和居其間有冠帶之遺風當海宇清平晏然自適泛觀經史究古人立言行事而有得焉踵門謂予曰天理人欲同行異情諗其是非而取舍之吾未之能也竊有志焉將以去非名軒可乎予應之曰可哉夫人之生也得天地之氣以成形五常之德莫不具焉渾然至善而無有駁雜也大中至正而無有偏倚也

初何是非之云哉自世學不明人心錮蔽喜怒哀樂之發聲色臭味之交固有汨於形氣之偏而忘其德義之正於是昧者日趨於非而莫知所以為是者矣聖人憂之本之以仁義節之以禮樂刑之以法度使其就是而去非者於是為至是故非法不言非道不行則夫子告曾子以孝親之本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則夫子告顏子以克己之功顏子去聖人未達一間曾子親得聖道之傳而其授受之際指是為則所

以遏人欲而存天理者其要莫重於此矣景和於是而用力焉其亦庶幾矣乎雖然善學者持久之功一日之間事物之來千態萬狀是非取舍之心少有間斷則混淆錯雜而利欲從而蠹蝕之矣然則如之何其誠矣乎誠則明明則久久則是非判然矣推之於日用其於道也孰禦哉景和聞之曰子告我以聖賢之學吾殆自是而有進也耶請書以為記

榮陽外史集卷八

滎陽外史集卷九

明 鄭真 撰

記

東園莊記

松江黃氏世有隱德至仲瑱先生以老成渾厚之資道德文章名滿淛右在先朝以易經三領鄉薦縉紳士大夫若蜀西虞文靖公金華黃文憲公尤敬禮之值世事

既非迄于不用聖運肇開謫居臨淮即鍾離子古城南相地一區斬茅葢堂捶竹成籬藝蔬成圃鑿荒澗以供飲犁荒畆以供食客至酒殽隨所有盡歡而罷一榻就睡不以形累也舊所蓄書數千卷日坐堂上與其子立敬討論相為師友其同鄉故家子弟在丱角者求為摯蒙亦欣受教育之其所居地舊名東園里且扁為東園莊莞爾笑曰吾其為東園公乎於是立敬致其言於真且請著記夫隱顯異途行藏殊致登廊廟者溺富貴而

不返入山林者甘貧賤而不悔夫隨時取中無入而不自得焉者賢士之所以自處也先生非仕非隱而優游從容庶幾於全節完人矣世之芻狗營營乍起仆變滅者不知其幾何哉昔西山先生蔡公元定且貽書戒其子曰獨行不愧影獨寢不愧衾儒先君子處世律身有如此者先生年逾七十家在大江之南而貧不忘道老不忘學去古人何遠哉國家子育斯民勞來安集咸適有居若先生者返諸吳淞與三高士神交千載殆恐東

園之勝不得專有矣傳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先生之謂乎真為兒時默誦先生科目之文歲月云邁華髮駸尋眇焉淮海之鄉幸得相見屈行輩為忘年交先生之待真者厚矣執筆紀事其何敢當哉靦顔泚額用以復諸先生云

東澗草堂記

臨淮鳳陽屬縣葢古鍾離子之國出縣東有古城春秋成公十五年晉士燮會吳子壽夢昭公四年楚箴宜咎

城鍾離即其地也由古城復東行里許澗水橫截而清駃激越白石磥砢明徹可數架石梁以渡名五里橋橋之左厥土燥剛而磅礴廣厚南望定遠諸山高下起伏若屏幛之環几席之奠也松江夏氏士良繄名譎籍得而樂之搆草堂以居耕田飯牛溫飽僅足暇日取古金石遺文閱之實與世相忘者焉士良漢四皓黄公之裔其先自吳徙華亭儒素起家以好義稱鄉里朝廷旌表其門至士良葢四世矣勤儉自厲克振先業而折節於

名士大夫間尤以文字著述有聲時境内承平富家巨室雄豪相埒彼其峻宇雕墻被文錦繡而金玉錢貨穀粟布帛足以極耳目口體之欲粉白黛緑者爭妍取寵日與市井游酣縱風月間士良雖在親戚故舊藐若途人曾無一毫喜戚加於其心者物換事非天涯流落有過草堂者謝愧焉纍纍然依依然低首下心索莫罔措士良常笑語予曰禮義廉恥士之所以保其身也世寧有是者耶予釋之曰士君子安於義命之正無所往而

不自得焉立身一敗萬事瓦裂可不知所重哉士良累世詩書所守所養一歸於正謫處不異家居向在富貴不知其為富貴也今在貧賤亦不知其貧賤也視夫奢淫自縱喪敗相尋展轉頓踣卑污苟賤而不恥者彼何人斯且夫地以人而勝君子之於世不求名而名隨之況其燕游之所在人有不可忘者耶士良之居于此四方之人來者往者過而憩息焉者視東澗之水益有光矣昔者周顒之居鍾山杜甫之居成都皆以草堂名二

公之出處進退兹不復議觀士良之自處與其所以處人者如此可不愧於兩古人矣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士良之謂乎是為記

東軒記

鳳陽古禹會之地今天子以王業所基定為中都先朝將相大臣多奉皇居前參知政事方公卜宅舊城於其地東偏斵土樹楹植以修竹藉以蘆而茅覆之穴墻壁以成戶牖甃瓴甓以通徑隧幽花芳草雜然前列

內設几席度書史圖畫披玩諷誦朝斯夕斯於以舒憤懣而挹幽爽者焉一日公率衆客落成從容言曰大明生東天光之普照也萬水朝東地勢之下趨也天陽也地陰也陰陽之理有固然者矣且東者四方之首於四時屬春於五行屬木於五常屬仁於八卦屬震世之辨方所分位置必以東為首稱東所以受生氣也吾以東軒命名可乎真起而釋之曰此自其跡而言之耳由公之心蓋無適而不可者奚以方所

位置為哉夫身有定在理無定在理存諸心心者身之主也今夫以一身之微居一室之内視之若塊然矣然而心與理融意與神會四方上下皆吾一舉目一舉足之間是非取舍惟義之從不以貧賤富貴而移也死生禍福而變也公在至正間嘗預典大藩參大政固嘗以天下安危民生休戚置諸念慮矣事去物改委質來歸甘與齊民為伍向之功名勢位曽不以挂諸口故其居是軒也心澄慮清游觀物表蓋將等古今於

須臾齊得喪於一致僅僅焉寄足一區追逐形迹而指其東西云乎哉先民有言曰用舍無與於己行藏安其所遇公其庶幾有得於聖賢之學者耶衆客聞而韙之公起而觴酒數行請記諸壁上公名文敏字存誠故平章越國忠愍公次子嘗受經於陳叔夏先生博覽善記而尤精於詩云

南軒記

鳳陽府庠許生志學公敏居臨淮縣古城之東五里橋

扁其讀書之所曰南軒予嘗過焉笑而謂之曰子欲為南軒先生乎公斂拱手謝曰志學以所居面南故云爾若南軒先生某不能知之亦豈敢望之哉予曰士生斯世其當以聖賢自期耶夫南軒以魏國張公子著書立說傳之天下後世載在史冊列諸從祀誠非後學所可擬議然其立身行己不過仁義忠孝之實故其於日用間則宅心高明表裏洞然而勲門相閥曽不以為意入朝請對則正容肅襟從容密勿於廣厦細旃之上不以

人主意向而有所隨順涖官政則四典大州圖上經畧建置事功而宸音渙發嘉其弗忘葢其聞道甚早大本卓然有如此者嘗與考亭朱文公東萊呂成公相與論辨往復輯成近思錄一書於是志同道合至於無所為而為一說子朱子取為名言惜乎人亡國瘁而有吾道益衰之嘆矣夫生於二百載之下去南軒若彼其逺也然想其儀型固有興起而不已者子言其所言行其所行則亦南軒而已矣公敏世家松江富厚多貲事去

物改揭來濠梁文獻老成若莆田吳先生義孚同郡黃先生仲瑱天台李先生廷鉉皆得以考德而問業焉退居軒之下默思静念必有深造而自得者矣想夫盛夏之交天日卓午四窻洞啓清風徐來塵坌息而炎鬱蘇也顧瞻左右圖書有秩肅襟正坐悟對古人而心境湛然了無一物於此時也氣象何如哉公敏曰某未之能也願學焉書以為記

清白軒記

柳州府知事慈溪孫原哲自柳江以書抵中都臨淮謁真曰往年令先君子求我先生講道龍山以知行體用訓學者原哲攝衣往先生不鄙棄之程督啓迪不少倦先生既去原哲卒業於家因得日趨於正而不失為士者先生之教也後先生没十餘年際今聖朝以六科取士原哲以有司敦迫入京師羣試吏部中選遂拜柳州之命柳遠在蠻廣閩珍貨所聚貿易轇轕不絶於道視之一無動念惟是簿書期會之冗朝以竟夕而德薄材

謭深懼弗勝勉以平日所聞於先生者竭力篤行以無負國家委任之意因扁所寓軒曰清白辛子爲記之以昭世契可乎真捧誦再三陟岵興思爲之泫然因折簡以復曰原哲可謂能信所學矣夫幼學壯行後先一揆涖官臨民盡先律身清白者律身之本也清者不濁白者不汚清斯白白斯清矣獨不覩諸古人乎羊續懸魚於廷裴寛瘞鹿後圃子罕之寘玉楊震之却金簡册所載炫燿烜赫夫萬古一心持之以正守之以公而無少私

曲焉湛然若氷之在壺而渣滓不得留也皎然若月之在天而塵翳不得入也若是於古人何逺哉孫氏四明閥閲在宋時以科第顯載郡乗者相雜有諱因者以文章名天下原哲纂承厥緒當明良相逢之盛選部識鑒之明榮恩美賜從事府幕世澤之遺師承之契有没齒勿忘焉清白之操終始不變聞望以隆而爵禄以增真雖相去萬里有若親覿面於晤語間也是為記

予向居四明與求我鄭先生定交先生講學慈溪龍山

時過從識邑子弟孫原哲座下先生謝世予承乏淛閩得別業龍山閭人譽原哲不絕口及予來濠梁而原哲由儒入任知事柳幕以廉謹稱每樂道之今觀先生之子千之為知事著清白軒記固信其為人昔吳隱之在廣南酌貪泉而清操愈厲能知古人用力焉斯足以保其清白矣柳幕長葉蒉與予友也盍亦以是語之浚儀趙宜訥跋

虛白軒記

予往年嘗客東海鮫門島上濵波際天一瞬千里秋高氣清明月滿空若玉輪金鏡清光透澈毛髮森竦及夫玄陰閉冬烈風吹雪瓊臺銀島巍峩千疊於是時也一榻生明因謂人曰莊子引孔子所謂虛室生白者殆謂是耶或者曰此莊生寓辭爾吾夫子安得有是言哉莊生之意以為室虛則陽明生心定則天光發神專所司內景不逸外塵不入靈府湛然真君瑩徹茍為不然是猶驥伏槽櫪而馳意千里矣盖道家修治之說例如此非

吾儒所謂本然所賦之正理也夫人所以生者理與氣而已理存乎心沖然其虚而無有蔽塞也潔然其白而無有汙濁也一旦聲色氣味之文耳目鼻口之欲於是虚者塞白者涅矣聖人憂之示以誠敬之要存養之功使之致謹於動静幾微之際有以遏人欲而存天理則此心體段本然全具常見其虚且白矣獨雪月時也耶予聞而題之亦已有年際今聖運肇開忝以鄉貢進士為中都學官以郡太守命奉詔書録黄開讀壽陽而

國子生毗陵高允昇氏以上命分教其州之子弟以虛白名其軒居請寓書求著記因以向所得於人者告之允昇氣質清修問學充實造詣之至豈予所能測識哉想夫太空無塵傲睨上下心融而意怡歌小山之叢桂挹肥水之清漣與淮南八公神交千載殆不知有人間世也豈特所謂吉祥止止也耶雖然聞之周子有言曰聖人定之以中正而主靜而子朱子著調息箴有曰鼻端有白我其觀之此聖賢內修之學也夫虛斯白矣

然則允昇之學其求之此乎求之彼乎

無墨齋記

國家奄有方夏文治誕興科目取士具有成式有司奉行惟謹士凡一材一藝者皆得對敭顯命盛矣哉惟嚴州府淳安縣之武氏為其鄉望族字仲廉者修身慎行四十年矣迺洪武六年有司將以六科薦之天官仲廉亟往力辭其畧言曰某謭所謂無墨者也平生昧文章義理子虛客卿之誕尤羞為之不能與筆硯同污譬猶

白圭之玷不可磨也瀝肝膽傾肺腸當見之某豈忍欺也耶有司不能屈竟免歸仲廉即淳安冬嶺之陽縛茅中平山耕田取給間取無墨二字扁其齋居縉紳士大夫及鄉先達長者詠歌成什以真與其從弟國學生仲友氏同寓臨淮介求著記作而言曰仲廉可謂清白之士矣昔孔子嘗語仲由曰涅而不淄士君子之節人固不能涗也已若夫墨翟之悲絲揚雄之守玄意固各有在也然翟之兼愛終致無父之罪雄之寂寞不免投閣

之譏往行前言審擇其可否者爾仲廉尚志聖門甘心靜退以為役役以勞神不如默爾以忘形廟堂爵禄之寵榮不如山林泉石足以棲息燕寧也故其託鄙諺以無壘稱者葢如此噫何其貞且固哉真在元至正間就試淛閫識前鄉貢進士仲源先生葢仲廉從兄行也以先人教授嘗與之友用父執禮見時座客有戲謂者曰唐世舉人曳白者飲以墨汁今時尚然子其勉之真敬受其言力學不怠恭逢聖運以明經首選𠩄分教席追

想前烈合併之盛有如一日而去墳墓遠親戚南望悔恨以為不若仲庚托無墨之愈也天其或者幸得告還當尚歷錢塘上嚴陵過仲庚所居與論先契叩以所蘊其果無墨乎否耶於是乎記之仲庚名仲清號遇隱道人奉母至孝鄉黨無間言云

晚節堂記

士大夫砥名礪行恒見盛壯時至於齒髮向衰克以完節自保者幾何人哉夫知功名勢利之足慕富貴豐厚

之可羨則夫貧賤患難寂寥澹泊固有所不堪者矣有能慎終如始克享天年斯亦難乎哉四明馬懋善父年老氣蒼嘗從鄉先生胡繼善工文辭服勞藩省謀猷贊畫達官為之器重際今聖運謫居濠梁受廛為氓斬茅蓋堂售岐黄之學優游終老號菊齡處士而名其堂曰晚節朝斯夕斯庸以終其身云適朝廷切於用才凡以宦籍在臨濠者皆徵詣公車懋善力辭曰某老矣無能為矣衣幣食麤用以全吾節而已爵禄非吾節也遂免歸

子聞而為之喜曰懋善其知靜退之宜哉在易蠱之上
九不事王侯高尚其事遯之上九曰肥遯无不利高尚
則不能卑屈肥遯則無所係滯懋善殆學於是者矣懋
善世儒家先君子良可碧翠翁以孝行稱兩授㴻東宣
閫薦書為溫衢學官家庭之訓手澤具存懋善服膺久
矣而又為史大資家子婿大資事宋穆陵為名法從胄
人執政退居滄洲十年屢以書勸其兄衛王罷相懋善
盍嘗視其泉石之勝而想慕其人矣盼桑榆之日晚懷

松栢之歳寒能無慨然於中也耶夫仰止高山先烈如在惟吾四明文獻冠東南諸郡丞相鄭忠定魏王端平去位歸卧東山號安晚先生人以謝安石比之忠定勲名爵位誠非後人所可擬議然名節天下大閑豈以古今貴賤言耶予與懋善俱四明人也故以鄉先達事告之非以勵懋善併以自勉焉洪武十年歳在丁巳正月既望鄉貢進士同郡鄭真記

養生堂記

於越戴氏自江左晉宋以來代為宦族在蕭山者其支
裔也有名潛字起之者嘗登安陽韓先生京北杜先生
之門而親炙於金華朱彥修先生彥修許文懿公門人
遂性學而尤精於醫愛起之勤敏凡醫家論著悉以授
之故起之迄能以醫鳴年二十餘薄遊湖海間縉紳大
夫嘖嘖稱之其學大槩多祖東垣李氏云際今內附以
嘗為吏例居濠梁濠梁國家興王之地五方之民星聚
雲集而不習水土恒至疾起之輒與善藥以金帛酬之

者不辭貧不得錢者亦不問所居在大東門外五里橋北控淮河南望定遠諸山雲煙風雨幻化朝夕起之樂其遠静樹堂四楹覆以重茅凡神農本草蟲魚草石之類兼收並蓄扁曰養生求予記之夫人位三才之中立萬物之表五常四端其理也四肢百骸其形也日用之間飲食衣服以養其氣體聲音顔色以養其耳目舞蹈歌咏以養其血脈性情至於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周旋交際之文足以盡彝倫之則明分義

之嚴其於有生之道葢無一之不備矣然或動息不時節宣失候疾疢所攻死亡旦夕於是時也妻子且環視而泣矣其它所有何足恃哉有醫者焉明陰陽分表裏察色以知證因證以知脈投以藥餌砭爇之具而濟之烹炮和劑熨烙按抑之法使夫卧者以興昏者以醒尫羸者盛强喘息呻吟者宴安而平復然後其人始得以順五常之道遂萬事之宜而道德性命之正皆在於我矣斯不亦養生之明效矣乎而起之有得於此誠足以

見其名實之允稱矣雖然君子之於人亦先觀其所自養耳故養頥見於易養氣又見於孟子養之時義大矣起之所養何如哉屈子有言曰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起之所養正在於此豈徒以藥餌為濟人利物之具哉所養既成仙風道骨恍不知其所之矣異日崑崙不死之鄉聞有衣冠而遊者非起之其誰也耶是為記

植芳堂記

松江沈復吉來居中都東市口以三聖人之學鳴作堂以居問名於尊翁大舉父大舉以植芳扁之予嘗過焉見其崇簷層砌高下中度而虛户洞開方席靜設以延廣爽而滌塵坌也左右前後芳葩幽挺丹紅雜而文章爛也淮天晴旭芳馥薰蒸而融液透徹精氣入而麤穢除也因起而謂復吉曰此豈求名而弗得者耶夫芳之為言薰也薰與蕕對稱而不以相入猶小人之不得以並君子耳薰蕕之莫辨也久矣矧有知所植芳者哉昔

屈大夫著離騷以芳馨為仁為義為君子而以惡臭為讒為佞為小人是非取舍固有所分矣然而鶗鴂既鳴蘭芷變而荃蕙化矣紛吾有此內美將焉佩謇吾法夫前修將焉程乎此原所以不忍屈心抑志於上官靳尚之徒而甘從彭咸之所居焉千載之下誦其言而深悲之乃今聖運休明羣賢彙進復吉在輦轂下晦迹不耀而芳香自珍乃若同於楚大夫之為者意果安在哉噫君子之於世亦觀其所處焉爾原以讒見逐者也三后之純

粹原固不得而見之矣而其言一則曰茍得列乎衆芳一則曰哀衆芳之蕪穢忠國愛君之心實拳拳焉乃今沈氏一家父子之賢堂搆之重所以命名者在此葢因夫濟人利物之心豐殖其肴裄使盡夫人力之至以責報於天耳夫其心之所存道之所存也方之屈大夫其孰多乎哉且夫以天地生物為心風霆之鼓動雨露之滋息有不知其所以然者生物既遂紛紛總總不能以一端名也有人焉通其理而神其用天地生物之心在

我矣心即仁也仁也即所謂德也植芳斯植德矣德盛則仁熟矣德之盛仁之熟馨之聞豈特一堂之名哉係之以辭曰歸哉斯堂紛其植兮芎藭參苓閒芷术兮靈扈夜吠變殊質兮和風斯扇芬其苾兮孰其擷之筐筥積兮以爚以蒸或炮炙兮七劑維良起沉癖兮咄彼二豎遠避匿兮民吾同躋仁壽域兮神聖在天同日月兮七經有春啓槀籥兮邈彼化樞生物育兮繄芳之植符爾德兮善植斯穫盡自力兮毋怠弗忘勿揠拔兮芬其難虧暢

以達兮德音孔昭用不極兮植之培之後無斁兮詞訖
復古以示其尊翁尊翁文舉父曰懿哉斯言也幾於橘
頌矣意者先生其以古人望汝乎乃請書為記

滎陽外史卷九